

國學基本叢書
夾漈遺稿

8125
661

72
71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鎮

(84334.1)

金
本國學基
叢書
夾
滌
遺
稿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纂
者
鄭
樵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
沙
南
正
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各
商
務
印
書
館
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夾漈遺稿

宋 鄭

樵簑

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宋紹興中，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

卷一 古今體詩

題夾漈草堂二首 并記

斯堂本幽泉，怪石長松修竹，榛橡所叢會，與時風、夜月、輕煙、浮雲、飛禽、走獸、樵薪所往來之地。溪西遺民于其間爲堂三間，覆茅以居焉。斯人也，其斯之流也。顧其人家不富亦不貧，不貴達亦無病，與爾爾相周旋也。

堂後青松百尺長，堂前流水日湯湯。西窗盡是農岐域，北牖無非花葛鄉。罷去精神渾冉冉，看來几案尚穰穰。不知此物何時了，待看臨流自在狂。

堂後施柴堂上燒，柴門終日似無聊。蓼蟲不解知辛苦，松鶴何能慰寂寥。述作還驚心力盡，吟哦早覺鬢毛彫。布衣蔬食隨天性，休訝巢由不見堯。

題南山書堂

一泓澄澈照人間，明月團團落古潭。不向奔流隨浪擊，獨將高潔伴雲閒。禪房夜靜留清鑑，閨苑仙歸墜碧環。每到軒前心轉逸，了無纖翳可相關。

穀城山松隱巖

青嶂迴環畫屏倚。晴窗倒入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列列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隴麥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生。

送芹齋

于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園田何處有。向平婚嫁幾時休。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卻朝冠便自由。

題溪東草堂

春融天氣落微霰。藥草葱茅脈脈肥。植竹舊竿從茂謝。栽桃新樹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東解風衣。興動便携樽到嶺。人生真性莫教違。

湘妃怨

黃埃遊歷轂轂。日冷旌麾。龍去攀髯遠。鸞孤對影微。魂沉江縹緲。泪染竹依稀。枯樹空千載。寒松已十圍。蘆花深月色。燐火劇螢飛。橫笛滿湘暮。哀猿何處歸。一作啼

昭君怨

長謝椒房草。終爲薄命身。那教蘭蕙質。翻與雪霜親。臉膩勻脂淺。粧殘促恨頻。故知關北夜。無分漢南春。紅泪殘胡月。輕衣半落塵。琵琶淒切語。愁殺路傍人。

輓通判黃子方

歌成薤露悲秋草，正離離。昔異修文事，今同鬼伯司。盾衰雙日落，夷惠兩風遺。衰俗吾無恨，親曾識紫芝。

昭君解

巫山能雨亦能雲，宮麗三千杳不聞。延壽若爲公道筆，後人誰識一昭君。

靈龜潭

泉心漱玉開心孔，山色按藍慰眼花。著手摩挲溪上石，他年來訪汝爲家。

北山岩

西風曳曳片雲間，一夜寒泉臥北山。倚杖岩頭秋獨望，稀疎烟壘是人間。

東山採藥

一掬金丹向晚風，山前草木盡龍宮。詩書便是神仙味，更笑行冲問藥籠。

過桃花洞田家留飲

偶從沼渚過山家，灼灼桃花噪暮鴉。是處竹籬環草屋，人間雞黍話桑麻。抱琴靜聽濤聲急，對酒閒觀月色奢。可笑南陽劉子驥，欲尋風土滯京華。

薌林閒居二首

薌林蒼翠甚，極目可吟詩。梅子風前落，杏花雨後移。清溪通半郭，孤月隱疎籬。寂寂雲山外，蕭然獨自知。

薌林蒼翠甚。霽色繞吾廬。四面鳥聲寂。一庭月影疎。有山皆入坐。無日不安居。好向牆東臥。看人獻子虛。

晨雨

東方斜未徹。暝色淡初分。宿鳥林中噪。淒風葉上聞。鐘鳴催過雨。星落避行雲。獨立草堂內。涓涓羣動紛。

夜雨

夜雨瀟瀟至。天寒擁敝裘。空牀聽幻響。獨詠解深憂。次第園蔬潤。參差漁火幽。長江風浪息。何日放舟遊。

村雨

荒村常寂寂。小雨自涓涓。寒氣侵人急。野花入目妍。看山頻當戶。聽鳥倍難眠。萬事蕭條盡。空餘日暮烟。

澗雨

飄飄雨色亂。終日悞聞聲。釣客呼持笠。牧童喜啜羹。輕香樹下滿。餘響谷中清。爲謝登臨者。枕流洗耳傾。

滌懷十首

枳棘何榛榛。援腕不敢下。芳苓何曄曄。霜霜不敢灑。驂騑馳曲糴。舉足難寬假。所以古之人。犁鋤聊自把。天命旣倒懸。將身賣椒糈。朝行畏日薄。暮行畏齟齬。姬娃雖見珍。衆嫗心未許。展轉溷鋪歎。敢俟慶雲舉。孤鳳落鷹巢。啼麟墜虎穴。未能脫蒙茸。安得出軒凸。迢遞空自倬。耀靈久已滅。禪身入三門。跼勉成吾拙。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亦云善擬議。嗚呼彼鴻漸。進德亦猶水。我如駕其說。木舌暢所指。八荒有禮樂。塗民以耳目。五政不得加。土賦不能育。古今貴天常。最厭彼嬰憤。嗟哉生不辰。霑項滋骸腴。

潛天以不策。潛心以不手。天人既和同。飛潛均不朽。吾生既病勞。未敢輕俯首。久幽不改操。旦夕謀杯酒。岷峨自沉湫。丘壑難爲後。

德行尊顏閔。股肱卑蕭曹。明哲知寢伏。文章亦弁髦。縱彼扳龍鱗。何如掉小舠。人生一世間。慎勿輕自豪。賢者不飽食。何爲仕與農。聖人不詭時。何爲世所宗。顯晦既有因。盛衰亦偶逢。先秋而後春。俄頃自雍容。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彈指。誰爲民請命。皇天猶未喜。茂德自不綏。眷眷我梓里。傷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齒。嗟余本固陋。湛身入花渚。未製芙蓉裳。已習離房語。綽約雖多姿。涕零何如雨。季夏遭繁霜。天寒不可禦。家園示弟標八首。

天下輕黃憲。居鄰孰戴良。暴田安足較。散絹未爲狂。失劍羞余里。還牛讓古鄉。家風留不墜。少賤自翱翔。竹林讀史慣。土鏗勿粘塵。酒掃王維德。澆鋤郭太仁。使才看着屐。有道驗時薪。小物汝知謹。同心作古人。每恨紈綺子。交遊半博徒。棄家尋有道。舍命事名儒。風雅非難及。今人貴與殊。夜深何所囑。囑汝似狂夫。讀書經百卷。見影豈須驚。中夜山精笑。寒燈草昧爭。脫冠神采足。擲櫟眼光明。面壁吾常事。菴題天耐名。佻達憑豪族。踈狂自克家。看人呼狗竇。縱我泛漁槎。鑿穴安蜂豕。穿籬避管筍。如能癡勝點。寒食賀驢驢。誰使余爲墨。朝朝哭染絲。獵鷹才子累。殺虎古人癡。早信山宜面。休嫌谷可移。日光圖史滿。炳獨卻驚遲。學儉誠佳事。慳名豈足居。寫多崇厚論。讀廢絕交書。結客饒傾產。破貧累賣車。前人家訓在。孫孔未全踈。隻身空後死。千卷未辭恩。不辱看來世。貪生託立言。無家稱馬糞。何史世龍門。負古今愁晚。中宵弔屈原。

夏日題王右丞冬山書屋圖

壁間颯颯松濤起。冰冽呼燈始見王右丞。毫毛矜貴逞奇傑。揮洒冬山書屋圖。岩壑幽樞坐高哲。數筆蕭瑟天貌寒。不盡枯枝不盡雪。高崕峒曲形淒肅。驅禽逐獸但松竹。傍有一水白于峰。千頃奔茫日難昱。綃外似覺風慘激。大江盡斷船相逐。室中之人淡如菊。長年手携一卷書。讀則蒼虬恣飛瀑。欲奪造化齊冷燠。天下無幾焦孝然。當世寧更有梅福。苦吟抱膝此何人。乃肯蕭條立煉谷。古今書畫技總微。貴有嶽嵒生眼目。我聞孫登居北山。隆冬披髮以自覆。又聞昔賢暑重裘。六月御車鄙王侯。二公氣岸皆千里。朗月白霜胸際浮。名士逆天天不怒。冬景能暖夏能秋。千載斯人不可致。我于畫間得其意。揆向高廳遠遠至。筆光墨汁俱吐棄。但懸此幅清吾心。千岩炎伏曦景熾。布褐推車我不避。

弔采石渡頭將軍

石頭城下何紛紛。將軍正馬氣如雲。金鼓死兮弓矢休。勢失英雄不自由。風淅淅兮月沉沉。荻花滿岸江水深。千年江水留明月。一片將軍報國心。

採茶行

春山曉露洗新碧。宿鳥倦飛啼石壁。手携桃杖歌行役。鳥道紆迴愜所適。千樹朦朧半含白。峯巒高低如几席。我生偃蹇耽幽僻。撥草驅烟頻躡屐。采采前山慎所擇。紫芽嫩綠敢輕擲。龍團佳製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懌。安得龜蒙地百尺。前種武夷後鄭宅。鄭宅爲先別駕公所居逢春吸露枝潤澤。大招二陸棲魂魄。

秋水歌教少陵

年年秋水崩江石。秋水年年連天碧。山中草木盡號呼。江外魚龍輕虛擲。既憐茅屋化飛蓬。又嘆蝦蟇共枕席。人生變化不可知。且聽秋風吹蘿薜。

負耒歌

煙冉冉兮雨紛紛。負耒耜兮出柴門。出柴門兮踏行雲。茫茫山色天未分。相率歌吟兮樂耕耘。

插秧歌

漠漠兮水田。裊裊兮輕煙。布穀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阡。

餉饁歌

提筐兮阡陌。花紅兮衣白。步遲遲兮心迫迫。行至止兮嗟于役。低聲相勞兮日其夕矣。

漫興十首

野鳥日啼戶外。涼風時入簾間。老夫夢後欹枕。稚子病中解顏。陋巷顏回早死。柴桑陶令長生。達觀千載兒戲。厭見一時利名。門前半畝禾苗。日午翠色可描。笑問耦耕沮溺。何勞簞笠終朝。今古來去有數。乾坤闔闢無涯。人生行雲流水。處世連甕搬柴。初秋一雨秋涼。子夜長吟未央。階下花枝冷艷。堂前佛火微茫。

壺山八面蒼翠。蘭水一泓漣漪。容我放歌問渡。憑誰拄杖支頤。
空山無人堅臥。冷竈有飯晚餐。安得原憲與語。雪霜不受天寒。
花下閒傾濁酒。人前莫道清貧。殘生全無奢願。歲月徒倚竹筠。
臨水時思下釣。閉門聊學吞氈。一身苦樂無定。萬事安危有天。
鄰沽數盞微醉。坦腹北窗短眠。風送松濤聒耳。驚回夢蝶翩跹。

福寧州藍溪寺前問井

靜涵空碧色。瀉自翠微巔。品題當第一。不讓慧山泉。

夾漈遺稿

卷二 重修木蘭陂記

論秦以詩廢而亡

獻皇帝書

寄方禮部書

重修木蘭陂記

集三百六十澗，摠而爲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折而爲二，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與木蘭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二人焉。始則錢氏之女，用十萬緡，旣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墜。錢氏吐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銜冤，徒起精衛之忿。自茲以還，興作乏人，惟增望洋之嘆。莫克水濱之間，且遏長江之勢，使洪濶怒濤不得東之。豈人力也哉？熙寧初，有季長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稱。有此志矣。天降異人曰馮智，日貫洒于其家，三年不索酬，將行曰：「當與子遇于木蘭山前。」長者先期而俟，乃授以方略，晚役鬼物，朝成竹樊，又圖蒼龍以貽長者。投二盒于江，一以上覆，一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果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又見葛公之涉水，長者于是依竹爲堤，功成不爽。鑿石爲檻，以爲禦，距檻爲障，以爲瀦，壅川之陂，循南以濟，相其高下，釐爲三洫，使無偏注。行五十餘里，達于海濱，海爲四斗門，以禦蓄洩。凡溉田萬頃，使邦無旱暵饑饉之虞。百年于茲，故長者得以廟食焉。山岳之摧，由于朽壤；江海之注，竭于漏卮。紹興一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岸而東奔，重淵如勺，魚鼈焉依。三衢馮君元肅，適以斯時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盡究，謂馬伏波所過州縣，必留心灌漑之利，況吾承是邑而專是職乎？木蘭之

一〇
陂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栽之。日夜從事，九旬而成。不愆于素，舉畚成雲，決渠成雨。父老載塗，式歌且舞。木蘭兆識者二，曰逢竹則築，又曰水遶壺公山。莆陽朱紫半，舉一郡之水，此水爲多。畫一邦之利，此利爲溥。使萬井生靈，免于溝洫，則馮丞之績爲可書。其辭曰：南標銅柱，已仆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若賈渠難湮，召隸不朽，惟川澤之功，與天地爲長久。沃州之山，白氏有緣，肇于道猷，成于寂然。木蘭之陂，辱在馮君。伊音甚偉，于今有芬。嗚呼，源清流長，千載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論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衽席之秘，聖人爲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其上。宜若啓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去；周之衰，其民衰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獻皇帝書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爲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

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人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復見太平。雖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傾。難忘日下。恭惟皇帝陛下。誠格上下。孝通神呪。以天縱之聖。以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興。自古以來未之聞也。臣竊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于是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煥然可觀。臣伏覩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効尺寸。顧臣究心于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在朝在野。臣雖不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之所在。獨恨無力抄致。默而識之耳。謹搜盡東南遺書。搜盡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缺簡。各有繇倫。大篆梵書。亦爲釐正。于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補嵩華。欲以涓流而益滄海者也。念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謬正俗跋。三年爲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證法。作運祀儀。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爲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考。作梵書編。作分音之類。五六年爲天文地理之學。爲蟲魚草木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傳圖。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註。作詩名物誌。作本草成書。作草木外類。以方書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爲討論之學。爲圖譜之學。爲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羣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訛。

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誌；作圖書譜有無記；作氏族源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幸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縣遷革誌，在蟲魚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氏族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備載。二三年間，可以就緒。如詞章之文，論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弔。若一旦倏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俱填溝壑，不惟有負于平生，亦且有負于明時。謹繕寫十八韻，百四十卷，恭詣檢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右文之世，寧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鶴歸蕙帳，狐正首丘，庶幾履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孤爲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鑒。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樵昧死百拜進。

寄方禮部書

樵自讀書螺峰以來，念無半席之舊，又無葭莩之餘。雖辱君子特達之書，多欲再通起居，又不敢也。乃者蔡文郎中，以禮部內幅相示，不謂平生有此遇也。謹歷所以，在日月之下，不敢孤負寸陰者，以陳也。樵每嘆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而事多，載籍本無說，腐儒惑之而說衆。仲尼之道，傳之者不得其傳，而最能惑人者，莫甚于春秋詩耳。故欲傳詩，以詩之難，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鳥獸草木之名也。故先撰本草成書，其曰成書者，爲自舊注外陶弘景集名醫別錄而附成之，乃爲之注釋，最爲明白。自景祐以來，諸家補註紛

然無紀樵于是集二十家本草及諸方家所言補治之功及諸物名之書所言異名同狀同名異狀之實乃一一纂附其經文爲之註釋。凡草經諸儒書異錄備于一家書。故曰成書。曰經有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以法天三百六十五度。日星經緯以成一歲也。弘景以爲未備。乃取名醫別錄以應歲之數而兩之。樵又別擴諸家以應成歲而三之。自纂成書外其隱微之物留之不足取去之猶可惜也。纂三百八十八種曰外類。三書旣成乃敢傳詩。學者所以不識詩者以大小序與毛鄭爲之蔽障也。不識春秋者以三傳爲之蔽障也。作原切廣論三百二十篇以辨詩序之妄然後人知自毛鄭以來所傳詩者皆是錄傳。又作春秋考二十卷以辨三家異同之文。春秋所以有三家異同之說各立褒貶之門戶者乃各主其文之詞。今春秋考所以考三家有異同之文者皆是字之訛誤耳。乃原其所以訛誤之端由後人知三傳之錯觀原切廣論雖三尺童子亦知大小序之妄說觀春秋考雖三尺童子亦知三傳之妄辨大小序與三傳之妄然後知樵所以傳春秋者得聖人意之由也。詩主在樂章而不在文義春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貶豈孤寒小子欲斥先賢而爲此輕薄之行哉。蓋無彼二書以傳其妄則此說無由明。學者亦無由信也。自古立書垂訓家亦不諱其如此也。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卽己意而求董遇所謂讀書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迴萬復亦無由識也。奈何後之淺鮮家只務說人情物理至于學之所不識者反沒其真。遇天文則曰此星名遇地理則曰此地名此山名此水名遇草木則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蟲魚則曰此蟲名此魚名遇鳥獸則曰此鳥名此獸名更不言是何狀星何

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蟲、何魚、何鳥、何獸也。縱有言者，亦不過引爾雅以爲據耳。其實未曾識也。然爾雅之作，蓋本當時之語耳。古以爲此名，當其時又名此也。自爾雅之後，以至今所名者，又與爾雅不同矣。且如爾雅曰：芍、鳧、莢、葵、藜者，以舊名芍。今曰：鳧、葵、今曰：葵、藜。此所以曉後人也。乃若所謂朮、山、薊、梅、枹。此又惑人也。古曰：朮，當爾雅之時，則曰：山、薊，或其土人則曰：山、薊也。古曰：梅，當爾雅之時，則曰：枹，或其土人則曰：枹也。今之言者，又似古矣。謂之朮，不謂之山、薊，謂之梅，不謂之枹也。人若以朮爲山、薊，則人必以今朮爲非朮也。以梅爲枹，則人必以今梅爲非梅也。樵于是注釋爾雅，爾雅往人作，是其纂經籍之所難釋者而爲此書。最有機縱，奈何作爾雅之時，所名之物，與今全別。況書生所辨容有是非者。樵于所釋者，亦不可專守云爾。故有此訛誤者，則正之，有缺者，則補之。自補之外，或恐人不能盡識其狀，故又有畫圖。爾雅之學，既了然，則亦六經注疏皆長物也。自古箋解家，惟杜預一人爲實當者，以其明于天文地理耳。惜乎不備者，謂其不識名物也。如五鳩九扈，皆不明言其物，只引爾雅爲據。如四凶者，天下謂之渾沌，窮奇、檮杌、饕餮，杜皆以理說之。窮奇，以亡窮而好奇；檮杌，謂頑凶無儔匹之貌；檮初甚疑此，及見山海經果有此等獸，乃知四者爲惡獸之名。故時人所以比其人也。夫以杜預之識，一舉不至，則以乖脫者如此，況他人乎？樵于爾雅之外，又爲天文志，以自司馬遷天官書以來，諸史各有其志，奈何歷官能識星而不能爲志？史官能爲志而不識星，不過採諸家之說而合集之耳。實無所質正也。樵天文志，略于灾福之說，傳記其實而圖其狀也。地理家緣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以來，皆非制作之手，雖有書而不能如無也。樵爲

是故作春秋地名，雖曰春秋地名，其實地理之家，無不該貫最有條理也。春秋地名外，又有郡縣改更焉。夫人之所以爲人者，精神之用耳，耳目精神之府也。聖賢得其用而爲聖賢，愚昧失其用而爲愚昧。耳以接音，所辨者音，目以接形，所別者文。學者乃能通此二岐，則無所不通矣。今世有韻書最多，學者不達聲音之意，字書雖多，學者不知制作之意，樵于是爲韻書，每韻分宮商角徵羽，與半徵半宮，是爲七音，縱橫成文，蓋本浮屠之家作也，故曰分音以文之變，自古文籀體而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又三代之時，諸國不盡同，猶今諸番之所用字皆不同也。秦始皇混一車書，然後天下之書皆用秦體，以其體有不同，故曰辨體。學者所以不識字書義緣，不知正義與借義也。且如主字本義，則燈炷也，故其字象燈炷之形，以爲主守之主，其借義也，蓋主守之主，與燈炷之炷同音故也。又如笑字本義，則小簫也，故其字從竹從夭，以爲笑語之笑者，借義也，笑語之笑，與簫笛之簫同音故也。此之爲借者，借義者，如惡過各反，惡烏路反，復房六反，復扶又反，是也。醜惡之惡本義也，以其醜惡則可憎惡，故爲憎惡之惡，報復之復本義也，以其有反報之義，故借爲復再之復，此之謂借義不借音。如風蟲之風本義也，以其蟲因感吹噓之風而生，故又借爲吹噓之風，如足足之正本義也，以足有迹可循，故又借爲正騎之正，此之謂音義俱借。凡樵讀書之註，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與正體同音及同義也，言或者借體及借義也，其字書謂字家之學，以許慎爲宗，許慎雖知文與字不同，故立以攝字，然又不知制文字之機，故錯說六書也。夫文之立，有形有象，有機有體，形者如草木之名，所以狀其形，所以著其象，機者如一二三四之文是也，體者本無所取義，但